

中东欧国家周报

【斯洛文尼亚社会周报】

新冠疫情揭示了斯洛文尼亚医疗系统和其他相关系
统的弱点

Helena Motoh

(2020年3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Wu Baiyi



【斯洛文尼亚】新冠疫情揭示了斯洛文尼亚医疗系统和其他相关系统的弱点

概要

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邻国意大利大面积爆发后，疫情于3月初也在斯洛文尼亚突然爆发，这对私营和公共医疗机构及其他机构造成了巨大冲击。在经历了最初全力保障防护用品供应和担忧重症监护设备不足之后，斯洛文尼亚医疗系统的其他优势和不足也逐渐显现。疫情也对其其他相关机构，尤其是对养老院构成了威胁，并引发了关于斯洛文尼亚医疗系统在疫情期间和之后应当如何更好运作的讨论。

新冠疫情在斯洛文尼亚爆发

2月下旬，新冠疫情开始在意大利北部蔓延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和公众开始担忧疫情会蔓延至西部的斯意边境地区，尤其是因为毗邻斯洛文尼亚的威尼托大区（Veneto）是意大利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然而，在3月初之前，斯洛文尼亚疑似病例的初步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虽然于3月4日确诊的斯洛文尼亚第一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是一名随团旅游从摩洛哥归国的男子，同团的其他几人随后的检测结果也呈阳性，但斯洛文尼亚大多数早期确诊病例

均有过在意大利北部滑雪场的度假经历。不幸的是，斯洛文尼亚学校的寒假恰好与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的潜伏期相重叠。在随后的一周里，斯洛文尼亚确诊了第一批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尽管发现了继发感染，但当时新冠病毒尚未在斯洛文尼亚广泛传播。斯洛文尼亚政府颁布了大型公共活动禁令（禁止超过 100 人的室内活动及超过 500 人的室外活动）。这一禁令持续到了 3 月 11 日（当时已有 57 例确诊病例），而当天又在学校发现了病例。于是在 3 月 16 日斯洛文尼亚关闭了所有学校和文化机构。3 月 13 日（周六），斯洛文尼亚新政府宣誓就职。为了展示以更加警惕的姿态抗击疫情的决心，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上届政府在疫情初期建立的机制——包括与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Health）的协作方式，以及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形式；成立了“危机指挥部总部”（Crisis Headquarters，10 天后停止运作）。在此后的几天内，新政府出台了进一步的严格措施：自 3 月 16 日起停止所有公共交通，关闭大部分商店、餐厅和酒吧，并在 3 月 20 日全面停止公共活动。

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缺乏

斯洛文尼亚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是防护用品和重症监护医疗设备严重缺乏。2 月，尤其是在意大利疫情恶化之后，

斯洛文尼亚医疗机构开始发出警告，称其医护人员的医疗防护用品面临短缺，尤其是 FFP 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而供应链的中断导致其无法继续获得这些物资。在 3 月 12 日正式宣布疫情爆发后，斯洛文尼亚商品储备局（Agency for Commodity Reserves）才开始提供相关物资，而这些医疗防护物资很快就会用完。由于缺乏储备和采购物资不力在公众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新政府试图通过从企业大量订购物资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其中订购的一批 380 万只口罩由于质量未达标而无法使用（详情仍在调查中）。斯洛文尼亚也接受了一些以捐赠形式提供的援助物资，其中不少来自中国企业。其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捐赠是由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提供的。而这笔捐赠是通过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UEFA）斯洛文尼亚籍主席亚历山大·切福林（Aleksander Čeferin）斡旋达成的。在疫情期间，对医疗防护设备的迫切需求也为腐败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根据相关预防性措施，政府只能从在斯洛文尼亚注册的企业采购相应医疗设备。涉嫌腐败的一家口罩进口企业与国防部长有私人联系，另一家则与经济发展和技术部部长（负责监督斯洛文尼亚商品储备局的工作）有私人联系。目前，斯洛文尼亚反腐败委员会（the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正在对这两起案件进行调查。意大利重症监

护病房用于治疗危重病患者的呼吸机不足，使人们担心斯洛文尼亚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据估计，斯洛文尼亚只有 168 台可用的呼吸机（其他疾病的重症监护患者也需要使用呼吸机），这可能成为新冠疫情下斯洛文尼亚医疗系统的最大问题。幸运的是，捐赠的几笔物资——来自韦雷涅

（Velenje）、中国企业海信（Hisense）和斯洛文尼亚电信（Telekom）等——将有助于确保斯洛文尼亚重症监护病房对相关医疗设备的紧迫需求。

疫情蔓延至养老院

对于老年人，尤其是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言，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巨大的危险性，这也使养老院成为整个社会最脆弱的部分。在疫情早期，梅特利卡（Metlika）的一家养老院因一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而出现疫情。这名医务人员在意大利度假后返回工作，但随后出现病症，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据称他与养老院的 12 名人员有过接触，随后疫情迅速蔓延，最终有近 40 名老人和 10 名护工感染，截至目前已有 5 名感染者死亡。此后，疫情在位于斯洛文尼亚东南部的梅特利卡和毗邻的塞米奇（Semič）蔓延开来，这两个市也成为斯洛文尼亚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每 10 万人中分别有 703 人和 182 人感染）。在斯洛文尼亚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病毒在养老院传播的情况。最引人关注的

是耶尔舍附近施马利耶（Šmarje pri Jelšah）的一家养老院，而该市是斯洛文尼亚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市（目前每10万人中有1498人感染）。第三个有养老院出现疫情的地区为留托墨（Ljutomer），养老院有超过一半的老人在两周内相继被感染。政府的建议是，除了养老院无法满足其医疗需求的重症患者外，其他患者均应当在养老院进行治疗。疫情在养老院开始蔓延后，卫生部的另一个建议是将养老院老人分成三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健康人群，使他们彼此隔离，并为每一组老人分别单独指派一名工作人员。随着养老院疫情不断恶化，许多人（特别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批评了这两项措施）称养老院及其工作人员不适合开展此类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疫情在养老院扩散正是这些措施导致的后果。此外，检测不足、存在假阴性的检测结果、以及无症状患者也具有传染性的事实，证明了在该养老院采取的防控措施存在严重问题。

结语

新冠疫情从意大利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蔓延到了斯洛文尼亚，而斯洛文尼亚的许多机构并未对此做好充分准备。由于担心意大利伦巴第大区（Lombardy）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在本国发生，斯洛文尼亚迫切需要更充足、稳定的医疗防护用品和重症监护设备供应。然而，在全力保证医疗

防护物资供应的同时，斯洛文尼亚也暴露出了一些腐败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几起涉嫌腐败的案件。另一方面，疫情暴露出了养老院体系的缺陷，许多养老院成为了疫情爆发地。由于政府要求养老院在缺乏相应医疗装备、资源和人员的情况下独自开展抗疫工作，养老院疫情不断恶化。这两个问题带来的启示是：在未来，斯洛文尼亚应当在国家及地区层面制定更加全面和兼顾各方面情况的紧急状态应对方案。

（作者：Helena Motoh；翻译：何岷松；校对：郎加泽仁；
审核：刘绯）